

19岁时
我一心要写
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做文学梦已历四载，每天涂鸭不止，积稿盈尺，自以为已经到了写一部辉煌巨著的时候了。题目不用说大得惊人：《第三代人》或是《黄金时代》，一看就可以永垂青史。

河底最深 其流也无声

——记《延河》老编辑张沼清老师

王宪伶

于是心潮澎湃地去找张沼清老师。他是《延河》的编辑，其时正托“文革”的福，从省作协流放到渭南地区艺术馆坐冷板凳。他对文学特别是对叙事艺术有精深的修养。作为一个编辑，他既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同时又能写作；作为一个人，他性情恬淡，朴实无华而又内涵丰富。我和他初次见面时就觉得用“河底最深，其流也无声”这句话来形容他很合适。

“先写个提纲吧。”他淡淡地笑着。“先写个提纲出来。人物，线索，布局等等。”没有鼓励也没有泼冷水，道理都在让你做的事情之中。

一写提纲我立即就明白了我要写长篇是多么荒唐可笑。我的幼稚的脑袋空空如也，即就是只写个短篇也肯定不会高过中学生作文的水平。

我不记得我和张先生接触的最初几年里他曾鼓励我写过什么作品。他认为一个作家最致命的内伤就是在基本功还不扎实时就急于登台表演。许多年后他还多次对我慨叹说，如果我们的文学新秀们基本功更厚一些，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无病呻吟热蒸现卖的文学垃圾，中国也不会只眼巴巴地盯着诺贝尔文学奖流口水了。“比如说唱戏吧。”他说，“你不要看着人家在台上唱就眼红。你在底下把功夫练好，上去一唱就一泻千里，不至于一段没唱就上气不接下气。”基于这种思想，他希望我至少用20年时间打基本功，而且还必须刻苦。有一次他给我开了个书单，内容都是哲学、经济学方面的。同时给了我一本他的读书笔记，上面工整地抄录着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所有风景描写。书单上的书我没有全看，但笔记读得爱不释手，后来我对风景的全部理解

都源于此。我很难忘记第一次听他以托尔斯泰、鲁迅曹雪芹为例给我讲写作技巧的情景。那是在十年前一个夏日的初夜，我们坐在艺术馆他的房间门口，院里很静，小虫儿嗡嗡地绕着花坛飞。他默默地凝视着繁星闪烁的夜空，沉思良久之后谈起了大师们。他不怎么说理论，更多的是从三位大师的代表作中选取实例加以分析。比如托尔斯泰怎样写安娜和渥伦斯基初次相遇以及偷着回家看孩子时的心理；孔已己何以要说“多乎哉？不多也！”曹雪芹借冷子兴之口从侧面介绍荣国府节省了多少篇幅等等。我听着听着就进入了想象的世界。我意识到我遇上了一个对文学有良好感觉的人。文学上有许多精微之处只有靠感觉才能领悟到的。张老师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悟出文学之髓，也能诱导你去悟。

15年来我的所有习作，几乎无一例外都请他看过。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赞扬我的作品。他的意见总是委婉含蓄但又切中要害的。在我寄给他的大约50篇作品中，有百分之九十五被退了回来，这说明了他是一个多么严厉的判官。“对你，我一直是比较严格的”，他写信说，“要求标准也高。这似乎不由我自己。我一直是不轻易表扬人的，对你也很少说过誉的话，我不喜欢那样。以往谈作品，总是谈问题、缺点多，而且说得很充分，可能给你泼冷水多一些。这不要紧。越是这样，越证明我对你无所顾虑。这样，你能听到真话，从长远看有好处。拳拳之心，令我感佩。多年来他一直高度关注着我的文学练习，他为此付出了心血是没有身受其惠的人所难以体会到的。在他写给我的信中，常有这样的话：“稿收到了。卧病一月多……过几天等我精力好些了，给你看一下。”“才下床两日，手抖，字写得潦草，请见谅。”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冬季常有卧床之危，在病中为我看稿是常有的事。



刊头设计 周永康
本版编辑 叶广岑

说起来，我受教于张老师时间虽长，但见面不超过10次。在他那边，也许只把我看做一个普通的作者，而我则始终对他怀有很深的崇敬之情。其间缘由不仅仅只是文学。一个人如果只是一个艺术家，即使再卓越也可有人格上的魅力，我会终生奉之为师而不悔。

恢复原姓，只得从此改姓金了。叹深感受封建科举制度

小幽默

一天下午，老师把一个学生叫到办公室，拿出一片止痛药说：“你把它吃下去吧！”
学生不解：“我身上哪儿也不痛呀！”
“待会儿就要痛了。我已把你考试不及格的消息告诉你爸爸了。”

写改革不等于「写中心」

孙约德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当前，改革已经成为新时期社会生活势不可挡的大潮。改革决定着我们的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且赋予整个社会风貌以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说改革是文学创作的极为重要的题材。写改革应当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

综观近年来的改革文学创作，我们看到在涌现了一批有新意、有深度的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暴露出整个改革文学创作数量还不够多，质量尚不够高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多种因素，但相当一部分作者未能弄清写改革与“写中心”的不同，从而影响创作积极性无疑是原因之一。这些同志耽心，倘若一哄而起地去写改革，那不是又要重复过去那种“写中心”的作法，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不是又要抬头甚至泛滥了吗？我们说，这种耽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写改革不等于“写中心”。

文学反映生活应该是广阔多样，异采纷呈的。今天没有谁去鼓励所有的作家不顾主客观条件地统统去写改革。实际上那样做只能是对提倡写改革的狭隘理解，其结果也必然事与愿违。但是，面对改革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我们的作家理所应当予以足够的热情和关注。这同一窝蜂地去“赶浪头”、“写中心”并无共同之处。“写中心”的口号是无视文艺本身特点，违背文艺自身规律，主观随意的产物，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失败的。鲜明地指出“写中心”的简单化、片面性，并不等于作家可以压根儿无视中



书法

苏长陆

敏锐地反映当前的改革生活，决不是再现“写中心”的那一套。既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毋庸讳言，改革自然也就成为文学对象中最生动、最活跃的现实。作家同现实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断深入到急剧变化着的“中心”中，去汲取创作素材和诗情画意，正是他们的创作富有活力，富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一个作家具备了这种创作热情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至于眼下有一点反映改革的作品呈现出某种简单化模式化倾向，是因为这些作品停留在对改革的浅层次描述上，专注于写改革的具体内容、过程，或只是从所谓改革和保守的意念出发去构思矛盾，同写改革本身毫无必然联系。愿我们的作家（尤其是广大工人作者）积极投身改革，拥抱现实人生，从最佳视角切入生活并进行独特的开掘和探索，写自己最熟悉、感受最深的东西，把笔墨的最浓点泼洒到人，注意写人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写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变革，为改革时代奉献出散发着浓烈时代气息的改革之作。



金圣叹原不姓金

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堪称我国古代文坛上的一位怪杰。他所批的《水浒传》、《西厢记》见解独特，立论新奇，语言犀利幽默，令人绝倒，金圣叹因而名传后世。可是，殊不知金圣叹不姓金，原名也不叫“圣叹”，他的改名易姓深含着坎坷与辛酸。

金圣叹（一六〇八—一六六一），江苏吴县人，本姓张，名采，字若采。他才华过人，颖敏绝伦，生性豪放不羁，孤傲狂怪。早年在参加由江苏学政巡回举行的岁考时，因为他文章超凡脱俗，独特新颖，竟被墨守陈规的主考官视为怪诞、异端，而被贬为末等，并且按清初的规定遭到黜革，便被剥夺了参加下一阶段考试的资格。

陕西工人报—宝鸡机床厂联合举办《在改革的浪潮中》“宝机杯”散文、报告文学征文

为推动改革事业发展，繁荣散文、报告文学创作，活跃陕西工人报副刊版面，本报与宝鸡机床厂联合举办《在改革的浪潮中》“宝机杯”散文、报告文学征文。

- 一、征文要求：来稿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映改革、开放、搞活的时代风貌，讴歌在改革浪潮中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风尚。针砭阻碍改革进程的旧思想、旧观念、官僚主义及一切不正之风。文字力求精美，结构严谨，每篇字数一般在1000至1500字左右。涉及重大题材的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3000字。报告文学要求加盖公章。
- 二、征文时间：从88年元月1日起至88年6月30日（以当地邮戳为准），88年9月举行颁奖大会。来稿请注明“在改革的浪潮中”征文字样，稿件末尾写清作者真实姓名和地址。勿寄私人，勿一稿两投。请自留底稿，恕不退稿。
- 三、奖励办法：分一、二、三等奖。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征文凡被采用刊出均付稿酬，获奖作品付给奖金。

宝鸡机床厂与陕西工人报联合举办的“在改革的浪潮中”散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是件大好事。这对推动我省改革进一步深入，促进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展是非常有益的。

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投身到改革的浪潮中去，写出好的作品，使改革时期的文学之花越开越鲜。

祝征文活动获得圆满成功！

宝鸡机床厂厂长 刘忠

我们这次开展的“在改革的浪潮中”征文竞赛，是为了让广大职工中那种为振兴中华民族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跃然纸上，鼓舞人民贯彻十三大精神，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期待广大文艺工作者、业余文艺爱好者和广大干部职工中那些最感人的人和事来撰写出真挚、为在平凡岗位上奋发开拓的人们树碑立传，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增添光彩！

陕西工人报社主编 石文彬